

Miaowel

波伏瓦和《第二性》

人们说到女性主义，经常会提起《第二性》这本书，提到波伏瓦的名言，“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成为的”。最近，我找来法国作家波伏瓦的名著《第二性》看。全书70万字、900多页的篇幅，读下来并不轻松。不过出版前后的一些八卦故事，倒是很有趣。

波伏瓦写过四大本自传，但对自己的私生活有很大的保留。到她死后日记和信件公开，人们才发现，波伏瓦有过女同性恋的关系，而且交往的恋人还是自己的学生，这些女生后来有的跟萨特又混在一起，波伏瓦给她的美国情人、作家纳尔逊写的信，可比给萨特的信热情得多。波伏瓦写过一篇文章，分析女性的性自主权是如何被剥夺的，看来她自己的性自主权没有被剥夺。

在很多现代女性看来，波伏瓦是一个理想榜样，她表明一个女人，能够不顾一切，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不受任何偏见的约束。但在《第二性》中，波伏瓦写到，没有一个女性能够“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”地过自己的一生。

波伏瓦从小是个学霸，上学，教书，写书。在她求学期间，法国妇女还没有选举权，也不能在银行开设自己的账户，也就是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没什么保障。波伏瓦学习成绩很好，但也不会被男生当成智力上或者未来职业上的竞争对手，那时候法国大学中女生的比例是24%，但女生的出路大多是到女子学校去当老师。

波伏瓦一心想读书，她的妈妈却希望她早点儿嫁人。十八九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，“我对人生有一种无力感，没有选择的权利，一切都是强加在我头上的，最后我只能在我的生活放弃自己”。波伏瓦叮嘱自己，“要做你自己，不要去追逐外界强加给你的目标，不要盲从既定的社会


结构。对我有用的东西才是有用的”。

波伏瓦有一个闺蜜叫扎扎，出生在大户人家，两个人都喜欢哲学，都喜欢讨论什么叫“爱”这样的哲学问题。21岁的波伏瓦目睹了扎扎生死离别追求精神自由的爱情故事的幻灭，爱与自由在一个墨守陈规的社会中异常罕见。波伏瓦对爱的疑虑，对人性虚无的感慨，都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缓解。

20年后，《第二性》出版。为了宣传这本书，萨特和波伏娃主编的《现代》杂志，预先刊登了《第二性》第二卷中的部分内容。其中最吸引眼球的是《女性的性启蒙》一章。

这一章中，波伏瓦描绘了一种自由的、相互回馈的性行为的愿景，女性能够把自己视为主体，而不是作为客体去享受性行为。小说家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对波伏瓦的文章加以讽刺，莫里亚克说，波伏瓦的写作简直达到了下贱的极限。

波伏瓦招来了一大波羞辱，人们骂她的词包括“饥渴、冷淡、淫荡、女色情狂、女同性恋、流产过一百次、未婚母亲”等等。在一片骂声中，《第二性》第一卷正式出版，销量惊人，第一周就卖出去22000本。一些男性知识分子指责波伏瓦恼怒于自己的自卑情结，有人说《第二性》全书充满了“怨恨的语气”，有评论说，作者太神经质，太沮丧了。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这本令人作呕的关于性倒错和堕胎的论辩。

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批评和谩骂，《第二性》给波伏瓦带来了丰厚的稿费收入和她不想要的名声。她用稿费买了一台唱机和一些唱片，没事儿跟萨特一起听古典音乐。1951年11月，她给情人写信说，“我决定把我肮脏的心交给不像男人那么肮脏的东西，我要送给自己一辆漂漂亮亮的黑色汽车”。



苗炜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读书,写字,旅游,锻炼

**波伏瓦写过
四大本自传，但
对自己的私生活
有很大的保留。**